第一编

论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对象和任务

哲学是一个译名，源出于古希腊。中国古代曾有哲人之称，而无哲学之名。《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丘临卒之年曾慨叹："哲人其萎乎！"孔丘自称哲人，但没有把他自己的学说称为哲学。中国古代是否有与西方所谓哲学相当的学问呢？如果有，哪些学说可称为哲学学说呢？这虽然是一个老问题，却仍有明确一下的必要。

我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哲学之名，却有哲学之实。孔丘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特别重视闻道。《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庖丁对文惠君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以道与技对举。《庄子·天下篇》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关于道的学说，所谓道术之学可以说就是哲学。希腊所谓哲学，意为"爱智"；中国的哲学，则志在"闻道"。到北宋时代，有所谓义理之学。张载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理窟·义理》）清代学者以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并列。所谓义理之学，就是今日所谓哲学。

所谓道，有天道、人道之分。孔丘弟子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虽说"不可得而闻"，但是既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见平时曾经讲过。"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这就是孔丘关于天道的议论了。孟柯说：“圣人之于天道也”（《孟子·尽心下》），把圣人与天道联系起来。荀况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荀子特重人道，而他的《天论篇》对于天道也有所讨论。老庄谈天论道较多。关于天道、人道的理论，就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的研讨，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内容。

关于天道的学说，古代西方谓之“后物理学”，汉语译为“形而上学”，这是形而上学一词的原义（与辩证法对立的“形而上学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另外一个涵义）。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讲到“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即“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①，其所谓形而上学指关于宇宙基本问题的玄想。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又分为本体论与宇宙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既有本体论的问题，也有宇宙论的问题。黑格尔讲“自然哲学”，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20世纪资产阶级学者也有讲自然哲学的。恩格斯提出了“自然观”的名称。我们现在讲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宇宙根本问题的学说，天道观、本体论、宇宙论、自然观，这些名词都是可用的。

在天道的研讨中必然会提出如何才能认识天道的问题，这就是认识论的问题。在宋代义理之学中，称为“为学之方”。西方近代哲学中，认识论的问题越来越占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认识的起源与标准的问题，也是思想家经常讨论的问题。

西方近代哲学以认识论为主。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有空前的发展，许多关于宇宙的问题，已经成为自然科学家研究的对象了。所以恩格斯曾表示，自然哲学已经“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9页。

的”，对于哲学“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① 恩格斯的这一主张乃是说在今日以后，自然哲学应该不存在了；但自然哲学或自然观曾经是哲学的一个主要方面，这还是历史的事实。

关于人道的问题，内容也比较复杂，其中主要是关于道德起源与道德标准的问题，亦即关于人生意义与人生理想的问题。这些学说普通称为伦理学说或道德学说，亦称人生哲学。20 世纪初期以来，西方有不少哲学家以为伦理学不属于哲学本身。如罗素在《哲学大纲》（1927年）中曾经表示“伦理学不应属于哲学的范围”。同意罗素此说者固然不乏其人，但是肯定伦理学说为哲学重要问题的思想家则为数更多。事实上，伦理问题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如此。如果研究中国哲学史而忽视古代思想家的道德学说，那就未免陷于偏枯了。

司马迁自述他著书的目的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究天人之际”即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是了解历史演变的过程。“历史观”一词是近代才有的，但历史观之实却是古已有之的，不过比较简略而已。孔丘讲夏礼、殷礼、周礼的损益，而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就是孔丘的历史观。商鞅讲“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这就是商君的历史观。《管子》书，孟、荀、韩非，也都有其历史观。汉、唐、宋、明的主要思想家，莫不有其历史观。明清之际，黄宗羲、王夫之，更有关于历史的较详的学说。历史观应是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每一个哲学家有其着重研究的问题，有其自成一家之言的体系，不一定都有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历史观这四个方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3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可能只有两个方面，甚至止有一个方面。例如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就仅仅讨论了认识论的问题。一个哲学家的体系，有其固有的层次，有其内在的联系，不能强行割裂。但是，如果一个哲学家的学说确实有复杂的内容，包括不同的方面，是否可以分别叙述呢？事实上，这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对于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学说，条分缕析，分别叙述其各个方面的主要观点，这不一定就是割裂。是客观如实的分析，还是主观牵强的割裂，这就要看体会的深浅和理解的是否正确了。

天道人道的研讨，最终归结于治道。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六家都是探究治道的，司马谈指出这一点，这是他的卓识。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久已脱离哲学而独立发展。政治思想史，也可以单独研究，但哲学史中是否也要述及哲学家的政治思想呢？应该承认，研究一个哲学家的学说，如果不研究他的政治思想，恐怕不易理解他的学说的阶级实质。如果研究了一个哲学家的政治思想，却存而不论，避而不谈，恐怕也不足以表现一个哲学家思想体系的全貌。一个思想家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是和他的哲学学说密切相关的。所以，政治思想虽然不属于哲学本身，但是哲学史亦应述及哲学家的政治思想。至于政治家的政治思想，在哲学史中，就可以存而不论了。哲学史与政治思想史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美学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美学范围很广，多数哲学家也具有美学思想。许多文学家艺术家都有美学思想，却未必有关于自然观与认识论的表述。如果将文学家艺术家都列入哲学史中，未免范围太广了。而且美学包括关于诗、文、书、画等等的理论，与哲学主要问题并无直接联系。所以，美学史不妨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总之，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应该研究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

家们的宇宙观和认识论，也应注意研究他们的人生观、历史观以及政治思想。对于每一个哲学家的学说，应作全面的客观的考察，同时加以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指出其中心思想之所在。

二

与哲学史的范围密切联系的是哲学史的对象问题。哲学史的范围是哲学史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哲学史的对象是哲学史的主题。

哲学史的主题是什么呢？列宁曾说：“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①列宁这个命题，非常简括，需要细心体会。显然，列宁的意思不可能说哲学史就是人类的全部知识的历史。人类的全部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及社会知识，如果说哲学史包括全部自然科学及社会知识的历史，那就包罗万象，漫无边际了。

马克思早年曾论述哲学的特性说：

> 哲学家的成长并不象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②

哲学是每一时代思想意识的精华，因此，哲学史应该是各时代的思想意识的精华的历史。毛泽东同志说：

> 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③

①《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99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1963 年版，第 120—121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卷， 1966 年 7月版，第 773—774 页。

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史应该就是各个时代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历史。

所以，列宁所说“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应该理解为哲学史就是总体性的认识的历史，亦即各个时代概括性的总结性的认识的历史。

1947 年，苏联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对于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提出了一个定义，他说：

> 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末，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日丹诺夫的这个定义，对于解放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决定性的影响。50 年代初期，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就是依据这个定义进行的。但是，1957 年以后，有人把日丹诺夫的定义简单化、公式化了，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带来了局限，使哲学发展的丰富内容遭到了抹煞。现在重新考察日丹诺夫的定义，我认为，它有其历史的积极作用，也有其一定的片面性。

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哲学史家推崇唯心主义，贬低唯物主义，不给唯物主义以应有的地位。在西方，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在中国，解放前基本上如此。而事实上，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世界观，旧唯物主义虽然失之简单，但也是推动正确认识前进的主要力量。在过去哲学发展过程中，揭示了一些客观真理的，主要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日丹诺夫的定义，肯定了唯物主义的应有的地位，指出了唯物主义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斗争的事实。在这一点上，这个定义对于哲学史的科学研究起了积极作用，有其历史的功绩。

应该指出，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对象的定义，是以列宁的学

说为依据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

> 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哲学上柏拉图的和德谟克利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①

又说：

> 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②

列宁在这里明确指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德谟克利特路线与柏拉图路线的斗争，一直延续了两千年。所以，把哲学史看作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是符合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重要经典著作中所表述的基本思想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强调哲学史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者并无矛盾，而是相互补充。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两种解答。恩格斯指出：

>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③

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也说明了古代哲学与近代哲学的联系与区别。他又说：

> 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

① 《列宁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128—129页。

② 同上书，第36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219页。

了它的完全的意义。①

思维与存在的问题，在古代即已有之，但到了近代才十分明确起来；虽然在近代才十分清楚地提出来，但根源在于古代。我们不能否认，柏拉图反对德谟克利特的斗争是围绕着思维与存在问题进行的。

所谓思维与存在，有广泛的意义。一般所谓唯心论，直译应是“观念论”，主张观念为本，而观念属于思维的领域。所谓思维，指一切观念性的东西；所谓存在指一切物质性的东西。列宁曾经指出：唯心主义“把自然界作为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把理性看作自然界的一小部分”②，理性属于思维的范围，以为理性是自然界的本原，这是唯心论的主要形式之一。

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乃是对于历史上各时代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概括。在历史上，这个问题，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能否认，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确实是古往今来哲学的最高问题。

所以，应该肯定，把哲学史看作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确实揭示了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主要之点。

但是，在历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既有对立斗争的关系，也有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关系，更有相互包含、相互联结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了错综交织的复杂情况。

有些哲学家，总的倾向是唯物主义，而在个别问题上陷入唯心主义；有些哲学家，总的倾向是唯心主义，而在个别问题上也同意唯物主义的观点。

有时同一个哲学家，在一个方面主张唯物主义，而在另一方面则赞同唯心主义；同一个哲学体系中，既有唯物主义的方面，又有唯心主义方面。两者相联并存。

①《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 4 卷，第 220 页。

②《列宁选集》第 2 卷，1972 年版，第 156 页。

列宁《哲学笔记》中论述亚里士多德说：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是对唯心主义即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在其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中）破坏唯心主义基础这一点胆怯地避而不谈。①

又说：

黑格尔因亚里士多德的真正思辨的概念而对他大肆吹捧，……亚里士多德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动摇的一切地方，都被掩饰起来了。②

这样，列宁明确指出，亚里士多德在许多地方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论述康德说：

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当康德承认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东西、某种自在之物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康德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③

这样，康德一方面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亚里士多德、康德都是西方有巨大影响的哲学家，而他们的体系中，既有唯物主义，又有唯心主义。类似的情况尚多。所以，哲学史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具有复杂的情况，不宜简单化。

中国哲学史上，是不是也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呢？回答是肯定的。曾经有人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

①《列宁全集》第 38 卷，1958 年版，第 313 页。

②《列宁全集》第 38 卷，1958 年版，第 317 页。

③《列宁选集》第 2 卷。1972 年版，第 200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斗争，是从西方哲学史中抽绎出来的公式，不适用于中国。其实不然。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也确实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不过中国哲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有其自己的特殊形态。

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最高问题在不同的时代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包括不同的内容。在先秦时代，哲学最高问题是天道问题，这又包括两个问题，一是主宰之天与自然之天的问题，二是道与天的关系问题。孔丘讲天命，墨翟讲天志，都肯定主宰之天；老聃提出“自然”学说，否定了主宰之天，在这一方面，老聃有唯物主义倾向。老聃又提出“道”“先天地生”的学说，其所谓“道”是观念性的绝对，于是归结为客观唯心主义。《管子·心术》讲“道在天地之间”，韩非《解老》以为“道”“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就从老聃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了。

汉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之际”的问题。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王充强调“天地不故生人”，这表现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

魏晋时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有无”问题。王弼“贵无”，裴倾“崇有”。“无”是非物质性的绝对；“有”是物质存在。贵无崇有之争具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斗争的意义。

南北朝时代哲学论战的中心问题是形神问题，佛教宣扬神不灭论，范缜提出神灭论，形成尖锐的对立。

唐代又回到了天人关系问题。刘禹锡、柳宗元强调“天人不相预”，是唐代唯物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

北宋时代，周敦颐讲“自无极而为太极”，宣扬“有生于无”。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反对“有生于无”的思想，这是有无问题的复活。佛教在六朝时即已宣扬“一切唯心”的观点，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张载严正地指斥了佛教“以人见

之小因缘天地”、“诬世界乾坤为幻想”的谬妄，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从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的理论高度对佛教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张载的唯物主义有不彻底之处，但他对于佛教唯心主义的批判还是比较深刻的。

张载强调道即“气化”，又肯定气的聚散变化表现为理（“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正蒙·太和》），以理从属于气，但他还没有把理气关系作为一个问题来讲。程颢、程颐开始明确提出理气问题，主张“有理则有气”，以“理”为他们的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朱熹继承二程，宣扬“理为气本”“理在事先”。陆九渊强调“心即理”，王守仁更宣称“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以“心”为他们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明代唯物主义者王廷相与明清之际唯物主义者王夫之，对于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二程以来，哲学基本问题归结为两个问题，一为理气问题，一为心物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唯物主义哲学家坚持了“理在气中”、“物在心外”的正确观点。

如上所述，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先秦到明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观点、两条路线的对立斗争确实是显著的，不可否认的，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

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既有对立斗争，也有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相互包含、相互联结的情况。比如，《老子》哲学体系既有唯物主义方面，又有唯心主义方面。朱熹以理为最高实体，但又采取了张载关于气的学说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部分内容。朱熹强调“性即理”，但坚决不同意“心即理”，以为有气而后有心，“心者气之精爽”，“能觉者气之灵也”（《语类》卷五）。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着个别的唯物主义的观点。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在理气问题上强调理在气中，

在心物问题上强调一切皆心(“盈天下皆心也。”——《明儒学案序》)。他的哲学体系包括两个方面，既有唯物主义的方面，也有唯心主义的方面。

历史上，向来没有不折不扣的唯物主义，也没有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既有对立斗争的一面，也有相互影响相互吸取的一面。这些复杂情况，是应该注意的。

在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相互关系虽然有这些复杂情况，但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对立斗争还是主要的。把两条路线斗争简单化是不对的；忽视或低估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不对的。

我们研究哲学史，必须肯定唯物主义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汉代董仲舒“为群儒首”、“为儒者宗”，但真正推动思想前进的乃是王充的“疾虚妄”的唯物主义学说。六朝佛教极盛，但闪耀着真理光辉的乃是范缜的神灭论。宋明时代，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笼罩了学术界，唯物主义学说在声势上不能与之分庭抗礼，但是揭示一些客观真理、提高人类的正确认识的，乃是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的唯物主义学说，是否占统治地位与是否起主导作用，是两个问题。由于统治阶级上层的提倡，一些唯心主义成为官方哲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们虽然在个别问题上也可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基本上不能开辟认知真理的道路。而促进正确认识的发展、开拓认识真理的道路的，乃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学说。如果强调唯心主义的显赫声势，忽视唯物主义的卓越贡献，就会回到资产阶级哲学史家的旧路上去了。

近来许多同志提出“正确评价唯心主义”的问题，这是必要的。但也有一个“正确评价唯物主义”的问题。对于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历史贡献，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三

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因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一定的益处。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两千年的哲学遗产，为锻炼理论思维能力提供必要条件。

毛泽东同志说：

>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①

这是我们清理古代文化的正确方针，也是我们清理哲学遗产的正确方针。

列宁论马克思说：

> 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②

又论无产阶级文化说：

> 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③

对于中国从古代到近代所有的思想家所创造的哲学学说，对于中国在封建制度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我们都要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这是我们中国哲学史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66年版，第667—668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347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348页。

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两千年的哲学遗产，具有丰富而庞杂的内容。无论唯物主义思想家的著作还是唯心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都包含着大量的封建糟粕，但是同时也包含着一些发放着真理光芒的卓越思想。我们既须肃清陈腐的封建意识，也需要正确认识古人所已经发现的相对真理。

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类所发现的相对真理积累增加和新旧更迭的过程。现代实证科学已有长足的进步，已经远远超过前代，但是古人所发现的简单真理，今日仍然必须承认。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有些是历久常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古人所提出的见解，在今日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孔丘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范缜所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王夫之所说“天下惟器”,李塨所说‘理在事中”,这些简单朴素的命题，基本上是正确的，时至今日，仍是我们所必须肯定的。

在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确实怀有寻找真理的愿望，也确实程度不一地探求到许多客观真理，因而在人类认识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列宁曾说：

>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

我们对于古代思想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提供的新东西，要依据实际的情况作出正确的评价。

清理哲学遗产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批判封建糟粕，清除一切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害的思想意识。五四运动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到今天还未完成，时至今日，还有一个肃清封建意识的任务。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对于那些与封建特权思想、封建忠君思

①《列宁选集》第 2 卷，1958 年版，第 150 页。

想、封建家长制等等有关的陈腐言论，必须进行比较彻底的批判。

恩格斯指出：锻炼理论思维的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①]理论思维的能力即总结实际经验发现客观规律的能力。锻炼理论思维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总结历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经验教训。

主观唯心主义否认客观规律，客观唯心主义承认客观规律但加以神秘化绝对化，唯物主义如实地肯定客观规律。理论思维不但有深浅之别，也有正确谬误之分。惟有在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之下，才能有正确的理论思维。

总之，中国哲学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就是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深入考察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具体过程，从而使关于人类思想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丰富起来。

（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1972 年版，第 46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